既有此念宜有此夢天下安得有旦晝之所不欲爲而夜形之於夢者高宗朝夕之所思念念在求賢是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心高而爲上帝卑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者隱於巖穴之間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

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真知矣可以

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禀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

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類者似也人主

處四海九州之上操慶賞刑威之柄其位巍然極天

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
登于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
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
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身心上事
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
啓乃心者凡有所懐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
灌漑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
却是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却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

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始得欲吾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拳於傅說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蓋所貴乎人主者非謂屑屑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矣觀高宗命傅說只說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於是乎知君道矣

王凡商家之賢君也高后成湯也率循先王之道而行成湯之事焉蓋高宗之意欲復如成湯之有爲於天下也觀其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言則可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資傳說者切矣說復于王未聞他論而首之以從諫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蓋高宗之爲君須當

教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皆以爲己責而朝夕究心焉則亂民之職盡矣後世人主初未嘗知其職分之所在羣焉而居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所以使之飽食煖衣養生喪死而無憾者既闕焉不備而其教之者則視古尤大異焉周公酒誥一篇禁民羣飲其嚴如此後世則崇臺觀飾倡優導之淫欲勸之沈湎自上至下惟以財賦爲急日朘月削凡可以刻剥者不遺餘力所謂亂民之事全然錯了此無他不知吾之

職分在此而已古者以一人而治天下後世以天下而奉一人賈山所謂周以千八百國之君養千八百國之民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亦此意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兩句是萬世人主之職分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高宗可謂聰明之主矣精誠之極至於神交上帝使此心有一毫之蔽何以能然聰明如此而傅說方且戒之以憲天之言何哉蓋聖人之聰明雖與天爲一

然聖人亦人爾人之聰明有時而不聰明天之聰明則無時而不聰明利欲昏之外物奪之人固有時而不聰明矣仰觀諸天萬世之上如此萬世之下亦只如此日月之運行終古不變而光景常新其聰明如此故爲人君者必取法於天常如天之聰明憲之一字其中煞有工夫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所謂憲天聰明者也人主憲天聰明則此心無一毫之蔽自無一毫之失凡所施爲犁然有當於人心天下皆尊仰

竊視其君之意便足以起戎心故甲冑所以起戎夫口豈能不言而所以衛其國者亦豈能不用甲冑傳說之意蓋謂言語不可不謹而君心不可有所倚著爾如衣裳在笥豈謂藏諸篋笥不以與人哉蓋言在笥之時則當致謹既出之後雖謹無益也學者讀書當以意逆無瑕者可以戮人故干戈當省厥躬必在彼誠有罪在我誠無媿而後可用焉苟在我者猶有未盡在彼者未至於可刑則干戈其可輕用也哉雖

然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其言語之謹如此而傅說猶有起羞之戒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大抵人主英特高明者固可喜而亦可畏天資不至高明不甚英特凡事却能致謹惟英特高明之資凡事却恐忽畧高宗英特高明之主也雖曰三年不言其謹如此然安知他日之不少忽哉所以傅說拳拳於此甲冑之戒衣裳干戈之戒其意亦然蓋當是時商道不振諸侯或有不朝貢紀綱或有不整肅國勢又

不甚强盛高宗如此資質豈能忍得彼其三年不言
真箇是要出來大有爲於天下其志氣勇鋭奮發必
欲興動兵戎以討不服而衣裳之賞亦恐不審所以
傅說以此四者戒之謂王能信此至於毫釐分明則
無有不休者言語必謹則不至於起羞甲胄當理會
然後理會則不至於起戎衣裳謹於未出而賞無僭
干戈必省厥躬而刑無濫豈不美哉古之王佐與後
世直是不同且傅說一見高宗便知其資質隨其資

質而輔導之如良醫治疾的知病之所在而用藥焉
後世爲大臣者未必知其君之資質爲如何而欲啓
廸人主宜其不能感動也三代王佐告君一句是一
句一事是一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惟治亂在庶官此一句是指示高宗以治亂之所在
言治亂不在乎他在乎庶官之得人與不得人使人

主聞之則用人之際其敢少忽哉何者用一賢者天下固未必便治然而有治之理用一小人天下固未必便亂然而有亂之理歷觀古今治亂之變莫不於此乎決焉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其所用者姚崇宋璟也及天寶之亂至於播遷其所用者則李林甫楊國忠也故崔羣以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蓋不必天下大亂方

謂之亂用非其人則禍亂之端已兆矣諸葛孔明論先後漢之興亡而斷之以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分果在乎他哉後世於此等事太畧忽了彼固以爲吾用一賢效未立見用一不賢亦安得遂至於亂不知用得其人者終歸於治非其人者終歸於亂傳説明治亂之理惟在於庶官其嚴如此私昵者私相親昵之人左右近習是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凡用一人必天下之所欲用者而後可豈可出於吾

一人之私意哉私昵之人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以官蓋朝夕左右情意狎暱非他人比所以必須致嚴也傅說此言占田地甚闊歷觀自古如漢元帝之私於恭顯哀帝之私於董賢晉武之私於荀勗馮紞皆致大亂是豈可不謹哉自公卿大夫以下此官也公侯伯子男此爵也大凡一職一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至於建國受爵將以君國子民非才智之所能爲必確然有德者然後可周禮以德詔爵古者於爵

甚嚴故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不及私昵則有才能之人固可官之也至於爵則非惟不及私昵雖才能之人亦罔及也必賢者而後可傳說之論精微如此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凡所施爲皆動也動須當慮善反覆思慮吾之所爲其果是耶必其是者而後可爲也人主一嚬一笑關天下理亂豈可不謹蓋未動之先不能致謹及既動

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
精思而後有爲非如後世輕舉不審及不便於民又
從而變易之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精如此子
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所謂慮
善㪉雖然動固不可不慮善也而尤不可不及時蓋
天下固有其事出於善而時未可爲者亦非可以輕
舉也試舉一端言之如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爕友

柔克論至理則不剛不柔固中道也然時乎强弗友

則剛不得不勝時乎燮友則柔不得不勝似此類皆

然禮時爲大堯舜授受湯武征伐此時之大者也其

他事亦必及時而後可吾之動作與其時恰好相當

此之謂時易中多說時義義者理所當然時者時所

當爲合於義要必及其時合於義此慮善也及其時

此惟時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我不特所寵之人敢于侮我其端一啓凡人皆有侮慢之心矣尊爲天下之君至於爲人所侮焉烏在其爲君也哉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蓋人得以侮之則失君上之體矣人誰無過貴乎能改恥有過之名而執之爲是文過飾非則其過終莫之改所以人主不可恥過居者人之所止也孟子居天下之廣居即此居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所謂安宅即此居也書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所謂止即此居也人皆有此居要

之治純粹如一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無他其所居
之同故也以漢之治而不免於雜霸則大本大原亦
可見矣此兩句是至切緊處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祀所以爲敬也祭而至於黷乃所以爲不敬禮所
以爲治也禮而至於煩乃所以爲亂高宗典祀豐於
昵則其祭近乎黷而其禮近乎煩矣高宗孝心之至
不知所以然而然却恐好處乃反是病處傅說之戒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之論至爲切當故嘆而美之以爲爾之言誠可佩服也然說之意以爲見之明者不足恃將在行之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欲高宗有踐履之實也高宗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可謂知之矣然但理會得亦不爲至要須見於躬行三代君臣所以相期者必欲至於踐履篤實之地自後世聞見之習日勝而躬行之實始衰其所以不能躬行

亦無他惟行之難爾知之者如知泰山之爲高者也行之者必欲親至乎山者也其難易固自不同是必早夜孜孜自强不息然後方到這田地天下却無見成好底道理此行之所以爲艱也然行之誠艱矣要須不以爲艱務在力行方能有得故傅説告高宗既使之知其爲艱又使之不以爲艱知其爲艱而不以爲艱則必能朝夕自勉躬行而踐履焉豈不能合于先王之成德哉成德者其德純全具備無一毫之過

固爲得而在高宗則失所依故其所以恭默思道必欲得天下之大賢以繼甘盤之後爾惟訓于朕志則望傅說以甘盤之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待形之於外方吾有此心而未發爾便當來訓我欲傅說之啓廸此心也觀訓之一字足以見古人受教臣下之意觀朕志之言又足以見古人所以用功者前曰朝夕納誨此曰訓于朕志曰誨曰訓其求教之意甚切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也後世儼然尊居九重惟我

之是而已其肯受教其臣乎此皆是三代時言語後世則無聞矣酒醴鹽梅之喻皆訓于朕志之事也無麴蘖則雖有秫米不能成酒無鹽梅則雖有魚肉不能成味人主雖有天資茍無大臣輔翼則豈能成德觀此兩句見高宗不以天資爲足恃必求作成其天資者交修注家以爲非一之義亦通然亦有相接之意精神交孚彼此相接是之謂交罔予棄者毋以我爲不能而我棄也克邁乃訓行其言也邁有廣大之

親天下事君能務學相能求賢人君盡人君之職分
宰相盡宰相之職分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
武丁未立之前商道衰微諸侯皆不朝商史記畧見
之矣高宗一出普天之下翕然皆尊仰之孟子所謂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觀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
言既得傅說所以資其輔助者深切如此天下安得

而不尊仰然高宗非敢自居舉而歸之傅說之功以爲使天下咸仰我德者皆爾風動之所致也今夫風之爲物其來也無迹其鼓舞萬物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古人治天下使天下皆靡然從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亦猶風行而草偃也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在虞書則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古人治天下須至

風動處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祭祀豐于暱薄于遠正當祭之時而有雊雉焉蓋天以此警之注家以爲雊于耳者以其不聰之故此說失之拘要由于廟中無人任其事所以飛雉得入蓋天以此警高宗其意若曰一念簡忽宗廟之禮必有不備所以野處之物得升鼎耳雊雉之升鼎高宗此心之所致也學者要當以意逆之

一物亦如此且治天下雖是治功已成豈可便萌怠
忽之心耶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
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格者至也至道之王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格人元
龜皆到地底人言古之格王凡事皆歸於正今典祀
豐于昵則其事爲不正矣天日日監觀下民皆有常

所以事神也隨季梁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孔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皆此理也事神且不可而況豐於昵乎王司敬民此是論人主職事蓋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也民是天之所生則皆天之嗣也人主果知天下之民皆天之嗣則如之何而可不敬古者使民如承大祭懍然如朽索之馭六馬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其敬之也如此蓋知其

與吾同體非特我天之所生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
也嗚呼祖已之言何其深切若是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其盡以臣事君
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爲惡
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
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
伊殷之忠臣見事窮勢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于受

民獻有十夫予翼卜陳惟若兹盤庚遷都亦惟及篤
敬之人恭承民命卜稽曰其如台蓋常人所言亦未
必是格人者至人也其言無有不當人之所言未必
無私鬼神之心無一毫之私所以古人舉事與夫占
國之興亡皆于此乎决今格人元龜皆以爲不吉則
天之棄我命亦斷可知矣豈是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絶爾紂日夜荒耽于酒未嘗安寧而食
故曰不有康食虞度也淫酗肆虐豈天性所有之事

有定命而殘生害性之事無所不爲則天雖欲與之壽其可得耶尊爲天子誠定命矣苟肆行無道則天下人心皆叛之天雖欲使久居尊位又可得耶紂只緣不合認這箇是天命以爲命當爲天子雖無道亦弗能奪也不知天命固不可如此論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一句是紂爲惡之根源故祖伊以爲乃罪貫盈皆參列于上矣乃能責命于天乎殷即今喪矣凡其所爲皆底于成功矣大凡事之成者或善或惡皆謂

而爲儺蓋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人之
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無一人好了大抵人主天下
之本也本既錯亂其下皆錯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之巍巍據九重之上果何爲哉蓋欲以治天下之民
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本易得爲亂爲有主
之者所以不敢發主既一亂其下何所不至是以自
古有道之朝人主端拱於上朝廷百度莫不脩舉則
天下之臣民亦莫不聽從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